

本报深度记者 陶相银

怕,但没有慌;堵,却没有乱

5月29日,威海里口山大火燃起时,王东夫妇正带着孙子在海港公园里游玩,远远看到蓝天上飘来灰白色的气团,王东起初并未在意,“山火咱也见识过好几次了。”

与此同时,距离海港公园约6公里的仙姑顶景区,威海人小丛经过河北村时就看到了滚滚浓烟从西侧山上冒出。几分钟后,“已经能看见大片的山火了。”

一群游客从景区半山坡跑下来,一公里外的半山坡已被大火吞噬,“一些女游客都吓哭了。”

在威海城区高处,可以看见里口山、仙姑顶一带火光冲天,像极了电影《魔戒》中黑暗魔君索伦的末日火山。

14时43分,威海市110指挥中心最早接到火警,地点位于羊亭镇曲家河北山。赶往现场的张村消防中队官兵发现,火势一时难以控制。威海环翠消防大队教导员郑毅率队赶到环山路旁河北村时,时间过了15时正好5分钟,这里也有一处火场。

威海全市抽调的消防、森林消防人员和车辆火速向仙姑顶景区集结。

环山路仅有两车道,路外侧是山林,内侧就是威海中心城区。这条狭窄的道路成为关系城区安危的生命线。郑毅得到的指令是“不惜代价,保住环山路沿线的重要设施”。这些重要设施中,有两处加油站、一个变电站和一个液化气站。

16时,大火漫过陶家西山,直逼两处加油站,两处加油站存着80吨汽油和50吨柴油。火苗已经燎上了路西侧加油站的西墙和北墙,7辆消防车和37名消防官兵扑了上去,喷涌的水和灭火剂一次次击退火苗。

“这等于在火烤的炸弹边上玩命,一旦火进了加油站,我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郑毅后来说。

17时12分,威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威海发布”发布信息:救援力量已抵达火场,市民不要自行进山灭火。

加油站向南1公里处,是向城区供电的220千伏变电站。变电站三面环山,东面的树林已被引燃。北山路消防中队官兵冲进了火场。在这里,最致命的不火,而是跨步电压——高压水枪喷出的水汽极易把电流引到地面,跨出一步则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17时15分,塔山公园下的液化气站西侧200米处出现火苗。这里只有10名消防官兵,要保护存储的24吨液化气。而1吨液化气爆炸产生的威力等于7吨高灵敏度烈性炸药。消防官兵挥起板斧,两个小时硬生生地在林间开辟了一条宽20米的隔离带。30日凌晨,液化气被槽罐车全部转移。

山火带来的恐惧席卷全城,入侵人们内心。

16时起,环山路沿线十几个社区居民开始疏散转移,人们用手捂住口鼻前行。对于此前从未面对的状况,交警李志志说:“怕,但没有慌;堵,却没有乱。”

推货车的照片被广泛转发

整个城市瞬间被灾难凝聚。5月29日20时42分,“威海发布”发出信息:市政府开放国际会展中心、体育馆两处应急场所。

威海市民政局调拨了3000套被褥,2000多套食品。国际会展中心安置了813名居民,体育馆里则住进去723人。一同进入这两处应急场所的还有大量社区义工、医护人员,他们为居民铺床位、发食品。

一位网友拍摄的照片在网上被广泛传播:十几位志愿者推着一辆运送物资的货车前行,一旁是安然睡去的居民。这张照片的解读是:货车并没有坏,之所以推着走是怕吵到休息的人们。

多家企业也抛却了盈利的打算。19时,威海十几家酒店相



在应急疏散人员安置点威海市体育馆,一位小姑娘和家人在休息。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整座城市瞬间被大火凝聚

没有什么能比一场灾难更容易改变一座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

5月29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山火突袭威海。此后的68个小时里,官方的指挥调度和信息发布,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各方组织的有条不紊,都让这座城市挺直了腰板。

很多人欣喜地发现,那些平日里的斤斤计较,躲避工作的狡黠,一个劲地抱怨社会不公,似乎都在这场大火面前消失了。

在城市危机急应的理性之下,民间力量主动的悄然生长以及民间细节的清晰展现,都让这座城市有足够的欣慰。有时,考验人性以及让人性的再生长,便是灾难的价值所在。

继发出为疏散居民无偿提供床位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微博、微信扩散。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东顺快捷宾馆房间就已爆满。宾馆经理卢景武在19时就嘱咐前台:“不接待其他客人了,只接待避火的。”

当王莉抱着9个月大的孩子和父母赶到宾馆时,这里只剩下了两个房间。卢景武把两个房间都给了他们,王莉却执意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里:“这已经很感激了,腾出一间留给别人吧。”

20时,烟台消防支队的施援队伍驶抵;次日凌晨时分,青岛消防支队的施援队伍驶抵……消防、边防、公安、武警、驻威部队等向山火发起了一轮轮攻击。

21时,一架航模无人机飞到火场上空进行火情勘查。无人机的主人叫李贞,开办了一家经营航模飞行器的小公司,这次,林业部门找到李贞,他二话不说带上飞机就去了火场。

“其实我很担心,火场温度太高,高压线又多。”李贞的担心最终还是发生了,这架价值近10万元的无人机不知坠落到何处。

这一夜,威海数十家餐饮企业的厨房、食品加工间都在忙碌着,煮鸡蛋,烘焙面包,加工盒饭,这些食品要在次日清晨送上山。一切都是企业自发的,到30日11时,全市企业无偿供应了2.6万份饭菜,3万瓶矿泉水。

威海市商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让人“始料未及”。

在民政局设置的两处物资捐赠点,很多市民来到这里放下东西就走,登记簿上姓名一栏填

写最多的是“好心人”3个字。

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了这些普通人的无私:截至5月31日21时30分,爱心企业和爱心市民捐赠了16880副手套、30902条毛巾、69477个口罩、8346双袜子、14612箱矿泉水……

火灾面前,平日里有时会因为一些小事计较的人们,在这一刻格外无私起来。这座城市展现出的每一个细节都传递着温暖。

6000多人灭火,水被一桶一桶提到山上

5月30日早晨,一些避难的居民陆续走出国际会展中心和体育馆。大厅里,被褥被叠放整齐,吃不完的食品也被送回了服务台。

比避难居民更早走上街头的,是扛着铁锹、拎着水桶的人,他们来自威海各机关单位、企业、社区或建筑工地,浩浩荡荡走向集结点,然后统一乘车去火场。

数据统计,30日当天,仅在火场里就有6100多人参与灭火。环山路已全线封闭,城区车辆急剧减少,市民的手机收到了短信提醒:尽量减少驾车外出,避让救援车辆。

山火借助风势翻山越岭,但最终被阻截在了环山路外侧。山东省林业厅数据显示,此次山火过火面积约710亩,受害森林面积约370亩,未发生人员伤亡。

更耗时,耗力的是消灭余火。于华伟在山上奋战了两天,他的本职工作是房产销售,另一个身份是蓝天救援队山地组成员,“老板特批了三天假”。

明火已灭,山上的温度仍然很高,“在山上干了8个小时,喝了20多瓶水,却没有一次小便,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汗碱。”于华伟穿着一双登山鞋,鞋底有3厘米厚,“站火场里还是烫脚。”几名队友穿的运动鞋,下山后才发现,鞋底已经烫烂了。

灭余火的水是从山下运上来的,数千人分布在各个火场,10升的,5升的,在里口山无数条羊肠小道上,灭余火的水桶就是这样靠人力提上去。一个往返,短则20分钟,长则两个小时。

在刘家疃的后山,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的43名民警每人两个桶,他们翻过山岭,哪里有人灭火就把水送到哪里。

城里派出所副所长黄向东的一只水桶滚落山坡,老黄跳下去找回,瓶盖不见了,水洒了大半。老黄很心疼,扭头向后面的队友喊:“小心点,千万别把水洒了。”

蓝天救援队队员孟致瑾大腿肌肉伤了,“两侧像鼓出了小馒头”。他忍痛跑到山下拦了一辆车,告诉司机自己要去里口山卡口。

车内的人穿着迷彩服,和孟致瑾互道一句“辛苦了”,再无声,车内人下了车,其中一人回身

嘱咐司机一定要把孟致瑾送到。司机告诉他,他们是环翠区政府,“刚才那位是区长”。

每个上山路口都聚集了大量志愿者,每当救灾物资送达,他们蜂拥而上,一车又一车的物资被很快卸下或转移。

在里口山水库大坝管理处卡口,交警石家帅把守在此,一辆通讯应急车驶过,车顶装置被电线挂住了,石家帅爬上车顶,徒手拽开了电线。这是一根裹着塑料皮的电线,石家帅的防护工具只是一双执勤用的白手套。

文明是火灾面前整座城市镇定有序

6月1日,天气凉爽起来。

除了零星明火,大部分过火区域已经被完全控制。漫山遍野忙碌的人们,紧张的神情舒缓了很多。“今天肯定能完工。”75岁的刘家疃村民刘胜昌说。这几天他是救火队伍向导,还带着十几个妇女负责在蓄水池打水。

中午,天空洒落零星的雨滴,落在脸上带来丝丝凉意。人工增雨的消息早已传开,从未有这么多一场雨让人如此兴奋,山坡上,密林中不时传来欢呼声。

手机上网的人读到了山火已灭的消息。联合指挥部发布微博通报:截至6月1日上午11时05分,山火所有着火点已全部扑灭。针对余火的拉网式排查还在继续。

这个凉爽且飘着雨的下午,消防战士杨阳三天来第一次脱下了鞋子,脚上起了血泡,钻心地疼,鞋底和两侧的血泡早已磨破,血汗把磨出几个洞的袜子紧紧地粘在了肉上。

自5月29日下午上山,先后被部署在6处火场,他们从未下过山,“每天只能轮流睡两三个小时”,起初是睡在路边,几名战士因为地凉感冒了,就改睡在消防车的车顶上。

郑毅说,每当看到山林、路边、车顶,车下有歪倒睡觉的“弟兄们”,他就心酸。这三天,他也几乎没有合过眼,“实在顶不住了就趴在车上眯一会儿。”

6月1日10时43分,“威海发布”转发了一位网友的博客:威海告诉大家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各方组织的有条不紊……是火灾面前整座城市的镇定有序。

这个下午,上千名被安置的居民要返回各自的家中。临走前,他们吃到了香甜的粽子,这是文登区民政局送来的。面对照顾了自己三天三夜的志愿者们,一些老人和志愿者拉着手道别,抹着眼泪。

回到姜家疃的家中,84岁的姜希开还在念叨着安置点的生活,家里还是老样子,山火只是给家中带来了一些积灰,儿女们陆续聚集到家里,一家人包起了饺子。

(上接B01版)

异地高考背后的改革趋势

在今年整个山东的考生当中,异地高考考生只占到全部人数的六十分之一。

贾颖时常笑称,自己没有赶上第一批下海,却赶上了第一批移民家长,自己的家庭只是冰山一角。

2013年济南小升初报名时,最让各学校招生教师头疼的就是辖区数以千计的外地户籍考生。在我省部分城市中小学悄然放开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限制后,一位小学班主任坦言,一些新建小区的小学里,五分之一的学生都是外地户籍。

今年40岁的江西来济务工者黄师傅有两个孩子,分别就读济南一中和天桥区一所小学,“如果没意外,两个孩子都不回老家了,等我买了房子,就是济南人了,他们以后都在这里高考。”

“如果生活在山东,考试在山东,这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储朝晖说,真正的问题其实出现在高考招生制度和绑得死死的户籍制度上,造成了高考招生的机会不公,特别是在异地高考开始以后。

“但是,将山东这种笼统的‘激烈竞争’,具体到每一个考生身上,又能留下多少印记呢?”采访中,陈志坤不止一次说,“感觉这个政策对这些孩子来说确实非常好。至少提供了便利,让他们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

济南一所高中的教务主任刘先生推测,随着最近几年各省份之间人员流动增多,户籍政策逐步放开,人们自由迁徙的成本也在降低。“等到户籍放宽,上小学的这批外来务工者子女高考时,异地高考可能就是一种常态了。”

这种猜想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外地人口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增加,留住外地人正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依据。2011年,五部委要求用人单位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甘肃、四川公布的新型城镇化路线图显示,政策性保障住房将面向农民工。在深圳,农民工与户籍职工享受同等医保,河南则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免收学杂费。

2014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在储朝晖看来,一直难产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似乎因异地移民子女增多而逐渐有了眉目。

“理想的高考是把考试交给专业机构,高校和学生双向选择,但在现有高考政策体制内,这个理想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也出台缓慢。”储朝晖说。

不过,异地高考政策正是被高考移民的出现倒逼而生的,储朝晖发现,这种为了考生便利而放宽高考与户籍制度之间纽带的政策远非想象中复杂,随着异地高考人数递增,异地高考所带来的改变,绝不仅限于教育领域。

“如果一个地区的高考人数中有六分之一而不是六十分之一,是异地考生,高校还会像现在这样按区域分配考生名额吗?那些分数较低的考生流出地区,是否高校分配的名额也会减少而向考生大省倾斜?”一位高中教师猜测。

这种结果恰恰是我国高考改革,甚至是户籍制度改革趋势的体现。

“山东出台异地高考政策以后,很多人留下来了,这是一个好的情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齐鲁晚报记者说,许多政策与制度的改革都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百姓之间互动的,山东的异地高考恰恰是这种互动的体现,体现了我们国家内在的一种推动力。

“小处入手,借此破局”,以象征性的开端,引发大批量、实质性改革进展的例子,在以往改革开放三十几年间,屡见不鲜。

按照储朝晖分析,未来我国每年将会有100万左右的异地高考考生,可以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进来,越会有新的做法放宽现有高考政策。